

“...關於國內政策問題，民族解放陣線提議成立一個民主左派也可以參加的普遍代表人民的政府”。你們看，這是一個很徹底的提案。“此種政府可以喚起一切人民階層的信任，因此便有權威與力量去實施法律之前的政治平等與公道，立刻結束內戰，儘速舉行自由而真正的大選，以產生確實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此項方案絕對不是理論的，而是可以安全地，迅速地造成正常民主秩序的唯一辦法。而且這是民主軍隊所絕對贊同的。這是早經其領袖向希臘人民以及聯合國屢次宣布過的。

“...關於對外政策，民族解放陣線聯合陣線提議一切外國軍隊與外國特派團全部撤離希臘...。事實上，希臘人民並不要他們的國家成爲國際衝突的場所，也不要它成爲破壞巴爾幹各國和平與民主的黑暗陰謀的中心。”

備忘錄最後提出下列呼籲：

“...希臘人民認爲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國家都不應當有這樣的命運。他們要求本國的獨立，安全與完整，要求和平並且與一切偉大的盟邦、鄰邦、以及一切民主的愛好和平的民族建立平等友好與通力合作的關係；因此，雖然面對着很艱苦的考驗，他們決心繼續奮鬥到底。

“希臘人民的不幸與痛苦絕對不是自己造成的；在此種情況下，他們現在向聯合國呼籲，積極請求聯合國幫助他們實現上述要求。此等要求既與聯合國憲章原則完全符合

而且也切實可行；只有此等要求方才可以促進希臘人民的利益，不必將聯合國付諸嚴重的考驗，也不至於惹起任何一個會員國的敵意。

“大會通過全部這些要求便可以確實造福於備嘗艱苦的希臘人民，同時因爲加強聯合國的權威，也積極促進國際和平”。

這是希臘人民的呼聲。我們不要置若無聞。我們不要拒絕他們期待我們主張的公道。希臘人民的呼聲要求一個答覆。有關國內的政策的要求，例如成立廣泛的聯合政府並舉行大選等都不在我們職權範圍之內。但是作爲其他一切要求的先決條件的基本要求，就是將一切外國軍隊與外國軍事特派團撤離希臘，這是很在我們職權範圍之內。大會有權建議此種行動。因此，我以波蘭代表團的名義，請你們審議下列決議案：

“大會，

“業已審議威脅希臘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問題以及各國代表團所表示之意見，

“建議一切外國軍隊，一切外國軍事特派團、教官、以及其他軍事專家立即撤離希臘領土；

“請各有關政府至遲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前向秘書長報告實施此項建議情形”。

主席：我早已向大會說過，我們將舉行夜會。我想現在最近延會，到晚間八時十五分再行集會。

(午後六時四十七分散會)

第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一午後八時十五分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四一。繼續關於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之一般討論

主席：我請捷克代表發言。

Mr. MASARYK(捷克斯拉夫)：捷克代表團所以請求大會給予片刻時間，並沒有要發表新奇的驚人事實的意思；它祇是準備簡單說明它在第一委員會所發表的意見¹並無改變，那項意見並未由於我們在最近一次發言後所聽到的演說而發生動搖。

¹ 見第一委員會第六十一次會議紀錄。

多數方面並沒有抱着較爲慎重的態度去研究若干代表團爲反對派遣新委員會前往希臘那項提案所提極爲詳盡的論據，同時，事實上幾乎沒有人花費力氣去駁斥那些代表團所提出的事實：對於這種情形，捷克代表團深以爲憾。這種態度，對於問題的最後解決並無補益。誠然，宣布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有罪的聲明減弱了下來，但在捷克代表團看來，這並不能幫助我們脫離進退維谷的局面。這三個國家實際上仍然被指控有犯罪嫌疑，這是我認爲不合理的。換句話

說，少數方面的論據——我要說明，那是極爲有力的論證據——並不能對多數方面有什麼影響，而多數方面的意見所根據的材料是曾經少數方面確切駁斥的。

捷克代表團對於三國因認爲遭受不公平處分而感到憤慨和失望，並不覺得驚奇。關於問題的那一方面，讓歷史去解決罷。但是讓我們再說一遍，那在今日對我們是並無多大幫助的。派遣一個具有片面訓令的片面委員會（倘若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並不是最後解決的辦法，我很懷疑聯合國會獲得價值六十萬美元的結果。

在辯論的過程中，有人說拒絕公斷的一方是有罪的。有人說那個格言是我朋友 Mr. Herriot 的意見。我可以在這裏說我們對公斷也略有所知。我們有過 Lord Runciman 領導之下的公斷。那時我是捷克派駐英國的公使。在 Runciman 前往捷克之前，我宣布過我決不願與那次公斷有任何關係。接着我們又有一個更爲悲劇性的公斷：慕尼黑公斷。我幾乎感覺提到這事都是可恥的。我要促請大會注意的一點是，凡是具有近乎決定性質的成見的公斷是決不會公平的。

鑒於這些往事，我認爲我有理由說多數方面所建議的解決辦法並不是真正的解決辦法。解決這項問題應該徹底而不應僅憑想像。聯合國的許多代表團都希望阻止給予希臘遊擊隊任何支持，但是並沒有人提到給予對方的強有力的支持。

捷克代表團以前說過，我今天還要再說一遍：對希臘的經濟援助——我應該是最後一個人對這項援助的絕對需要表示抗議——是在聯合國範圍外安排的，而且對於那項援助，並無國際管制，那是使人遺憾的事。愚見以爲，聯合國已被忽略。英勇的希臘人民，不管其政治信念爲何，所需經濟援助問題，以武力去處理是不能獲得成功的。希臘人民那種不滿的和受到挫折的深刻的感覺是不能以武力去化除的。所以民主方式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惟一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採取那種辦法當事各方都同樣有陳述意見的權利。

過去幾個星期內我的身體稍有不適，因此我不能聆聽就此問題及其他問題所發表的一切演說——有人告訴我其中有幾篇極爲生動的演說——而有更多機會在床上閱讀和研究各項文件（雖然我生性並不是一個特別喜

歡研究的人），並比較各項陳述、研究各項統計數字。我不準備詳說，我只是說我比過去更爲相信，根據原先那個調查委員會所作說明、指控和結論¹，不足以建立希臘的永久和平。

有一項文件給我一個極爲深刻的印象——它的標題是“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A/409）。這項文件是第一委員會的報告員所分發的，目前正在討論之中。表決的情形是特別使我注意的。在表決美國提案的時候，對第五段棄權者十五、對第六段棄權者九、對第七段棄權者八、對第八段棄權者九、對第十段棄權者十一、對第十一段棄權者十、對第十二段棄權者十、對第十三段棄權者十、對第十四段棄權者九。在表決哥倫比亞修正案時，第一次表決棄權者十九，第二次表決棄權者十六。蘇聯提案雖遭否決，但在表決第一段時棄權者二十、表決第二段時棄權者二十七、表決第三段時棄權者二十七、表決第四段時棄權者二十四、表決第五段時棄權者二十三、表決第六段時棄權者二十。

這種棄權的情形意義何在呢？姑且不談那些不參加表決的代表團，我認這種棄權的情形反映出到場的有許多代表團雖不願反對多數方面的論調但決不準備贊同他們的意見。他們感到困惑，無所適從，甚至於不安。研究一下棄權者的名單是很有興趣的。

我認爲以下所舉是一件象徵性的和極饒興趣的事實：美國是很着重民意測驗的，根據 Newsweek 雜誌所舉行的民意測驗，其中參加的是報導大會會議的四十六位重要的名記者，對於“你相信大會所作討論有助於希臘問題的具體解決嗎？”一項問題，作肯定答覆者十四位，作否定答覆者二十九位，不能決定者兩位。這在我看來是經驗豐富的觀察家所作極其重要的批評。四十六位記者之中，有四十二位來自投票贊同多數方面的國家。大多數美國記者投否定票。這豈不是一種不應忽視和低估的、輿論的重要表示嗎？

捷克代表團，在計及上述一切跡象後，相信它今天發表幾點用意良善的警告是極爲合理的。我們都知道，任何多數方面都有它的權利，它在不同時間就不同問題抱着不同程度的審慎態度運用這種權利。就目前的情形

¹ 參閱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S/360）。

而言，我們認為多數方面應該運用機智和節制的態度來行使這項特權。

在我們看來在這兒要運用機智便須重新檢討原報告書的缺點，並須更加注意少數方面的論據。

對希臘三鄰國頭一天說，“你們有罪”，第二天又說，“如果你們照我們的願望做去，你們便不太有罪”，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一種足可使英勇的希臘人民走向和平、安全和繁榮的良好政治風度，而我相信，和平、安全和繁榮是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的目標。

捷克代表團準備投票反對第一委員會報告員所提決議草案。

主席：我請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發言。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政府曾提請聯合國大會注意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威脅問題。美國人民希望世界由政治獨立的國家組合，每一個國家都能執行它本身的對外事務，都能依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為和平，為經濟、社會、政治進展出力合作。他們希望在每一個國家內個人在法律上的權利都得到保障，並經由自由和公開的選舉參加本身的政府。同時，美國承認在許多廣大區域內，就經濟情況和教育水準而言，要達到這種進展，需要經過許多年，並且需要諒解和忍耐。

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旨，在建立一個由獨立國家組合的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在聯合國組織之下盡力合作，分享適用於所有人民和所有政府的憲章規定的利益，同時受那種規則的約束。為此目的，美國將給予聯合國任何支助。

大會第一委員會花費了將近三個星期審議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威脅問題。希臘問題的癥結所在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援助反抗希臘政府的遊擊隊。證明提供這項援助的證據異常明顯。這項證據，首先經安全理事會所派遣的調查團搜集後來又經該委員會的輔屬小組搜集，後者曾經在今春夏兩季從事實地調查。這項證據毫無疑問地說明了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曾向反抗希臘合法政府的希臘遊擊隊提供物質援助。這項證據證明了甚至在安全理事會在今年整個夏天積極討論這項問題時這種援助還是在繼續。

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包括美國代表在內，希望依憲章的原則和宗旨，給予希臘這個小

會員國的人民一個機會，讓他們決定本身的前途，以便阻止自希臘北部鄰國接受武器及其他援助的少數分子支配他們的前途。第一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案文¹，提請大會加以審議。這項決議案文是基於下述兩項目而提出的，一是聯合國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多數方面的提案²，一是美國為和平解決事件所提決議案文，後者曾獲安全理事會全體十一位理事中九位理事的贊同。

這項決議案文的正文部分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避免向希臘遊擊隊提供協助或援助的任何行動。其中並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與希臘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為此目的建議建立正常外交陸鄰關係，訂立邊界公約及處理難民問題的辦法。

此項決議案文規定在出事的地區中設立一個大會特別委員會。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任務是協助有關四國政府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實施在此方面直接向各該國所作其他建議。這個特別委員會並負責就究竟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是否實際上確實避免向反抗希臘政府的希臘遊擊隊提供協助或援助的任何行動一節從事調查並向聯合國具報。

從聯合國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和它的輔助小組所發表的事實看來，確有設立這個特別委員會的必要。這種事實又經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三國代表的陳述及若干其他國家的代表加以證實。我在這裏特別要指出，他們反對設立特別委員會，而且他們對於第一委員會多次要他們說明他們願意合作以便執行大會建議的請求拒絕作圓滿答覆。

我們不能想像這個特別委員會對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會有什麼害處。它們反對設立這個委員會只可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說這個委員會成立，某種計劃便會受到妨礙。倘若它們實際上並沒有從事違反憲章的計劃，這豈不是這些國家向全世界證明它們所否認的事實，從而洗清控告它們的罪狀的絕好機會嗎？

¹ 參閱文件 A/409。

² 參閱文件 S/360，英文本第二四六頁至第二五三頁。

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九號。

美國政府希望大會本屆會議可以使希臘北部的鄰國相信，這個我們都是組合分子的國際社會不希望重複過去的錯誤，不願意看到它那集體安全的辦法受到損害。我希望這些政府能了解，從長期看來，接受代表聯合國多數方面所代表的法治的約束總是有利的。

一致接受有限制的約束，經過若干年後，對於我們全體一定是有許多利益的。這些國家的明智的領袖們，目前雖然一時缺乏約束絕對不會剝奪他們的人民分享這種利益的機會的。

蘇聯和波蘭兩國代表竟然說兩國政府不能參加擬設的特別委員會的工作，美國代表團認為這是一件憾事。我們誠懇希望他們會接受大會的訓令，而且他們會為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着想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從而對維持和平更有所貢獻。

美國代表團認為倘大會不能在情勢緊急時短時間內開會審議這項問題，它便會怠忽責任。因此，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案中規定倘擬設的特別委員會認為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計必須大會在次一經常屆會前繼續審議希臘案件，該委員會即有權向聯合國會員國建議，由於情勢緊急必須召開大會特別屆會。召開這種特別屆會，不用說，必須按照現行程序，由聯合國會員國多數或安全理事會提出請求。倘須召開大會特別屆會，審議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威脅問題，美國政府便準備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合作，以便實施那時大會為保護希臘所提出的任何措施。

正像大會各會員國所知，美國對希臘已經擔當了重負。我們應希臘政府的緊急請求，現正向希臘提供援助，以便恢復該國被摧毀的經濟，幫助它維持獨立，應付大會目前審議中的威脅。美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認為聯合國會員國的福利、獨立和完整是必須維持的，不論它們是大國或小國。

我們對希實物援助及其他任何措施所採政策都以此為惟一目的。我們並無其他動機。我們並不企圖任何物質收穫。我們想像不到美國對希臘這種行動會得到什麼利益，惟一的利益是聯合國獲得和平及穩定，這是所有國家都沾受利益的。我們所希望的，是在希臘恢復和平、秩序和繁榮。我們作這種希望，不僅是因為這是對希臘有利的，而且因為這是

對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利的。我們相信這樣便會鞏固世界和平大業，尤其會鞏固聯合國的基礎。

本組織的會員國今日會聚在一堂，本組織的力量是各組合分子力量的總和。希臘和巴爾幹境內的擾亂只有削弱聯合國；相反地穩定和經濟繁榮便必然會使該區的地位鞏固。美國在希臘所採行動，目的在維持憲章的原則和宗旨。大會今天審議的決議案文，所具目標亦正相同。

我們所面臨的特殊問題是如何設法阻止侵略。要解決這一類問題最好採取一致行動。這項問題，對聯合國說，是一個考驗和一個機會，美國政府保證必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共同應付這個考驗，把握住這個機會。

美國政府深深了解第一委員會請大會採取的這項決定的嚴重性。聯合國是負責確保安全的執行機關，它的權威，經過若干年後，必須逐漸建立起來。聯合國在順利地通過了這個階段以後，便可增加其應付未來考驗的能力，採取新步驟，使各組成分子都能分享適用於所有人民和所有政府的憲章規定的利益，同受這樣規則的約束。只有這樣，和平大業才能夠向前邁進。

主席：我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KOSANOVIC(南斯拉夫)：我原想延緩到明天再發言，但是主席不願意我的名字列在明天的發言人名單上面。我很抱歉多耽擱諸位幾分鐘。

主席：我必須向南斯拉夫代表和大會解釋何以我歉然不能把 Mr. Kosanovic 的演說延緩到明天。但是我知道有些代表是希望以明星的姿態出現的。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倘若我把這些演說緩到明天的話，今天晚上我們便沒有發言的人了。

現在我請所有準備參加辯論的發言人與秘書長接洽，因為這次會議結束時發言人名單即告截止。

Mr. KOSANOVIC(南斯拉夫)：希臘問題逐漸發展的結果，今日已成為聯合國能力的主要考驗。這項問題是在一種不正常的方式下發展的。為掩飾目的所犯遺漏和錯誤使這項問題更不易為人了解。因此我們都應該了解這項問題的本質，以便所採任何行動都不致於妨害聯合國的威望和成功，國際間的關係，和應該成為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之目標的和平環境。

希臘問題並不是一項新問題。它只是該國過去三四十年來所發生事實的繼續。君主與共和之爭鬪，許多政變和制度的改變，在槍殺以前政府大員後以一個獨裁替代另一獨裁，君主的放逐和復位——這種氣氛籠罩於希臘人民，阻礙他們的正常發展。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列強的帝國主義行為在所有巴爾幹國家造成這一類事態，製造出所謂巴爾幹問題，因此便產生了不公平的誹謗名詞，“用巴爾幹化”和“火藥桶”來形容巴爾幹。從道德和歷史的觀點看來，這一類名詞是不正確的、不公平的。巴爾幹人民的英勇的工作和勤奮的男女，他們愛好自由，爲了自由，不惜犧牲生命，他們爲了維護國家的生存所付代價比任何其他人民爲高，他們對於人類文明的進展過去很有貢獻，將來也繼續會有貢獻。但是，巴爾幹人民由於他們佔據重要地理位置的關係已經有很久成爲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犧牲品；他們由於列強建立勢力範圍和發生衝突的關係本身內部分裂對抗。有一位作家曾經說過，“巴爾幹是一個火藥桶，列強把火藥放在裏面”，而巴爾幹人民享有受火藥爆炸的特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情勢完全改變。廣大民衆爲維護國家的生存經過最爲艱苦的奮鬥終於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掌握了權力。以前曾經統治各國的王朝和擁護君主的派系不再發生作用，不再能使人民和國富成爲外國勢力，外國利益和外國剝削的對象。千百萬男女的福利，過去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小專制國家內完全被忽視，現在他們正努力提高生活水準和文化程度，以便從今以後不再成爲剝削的對象。

他們以維持和平的方式來補救戰爭的嚴重後果。這些巴爾幹人民今日生活在有史以來所未有的互助、友善的空氣之下，不用恐懼像在他們歷史上許多次那樣，在最嚴重的關頭背面受攻擊。邊境不再是滿佈鐵絲網的障礙。而且這些人民羣策羣力，以犧牲小我的精神從事復興工作，他們獲得值得誇耀的成績。這一切成就是戰時偉大的民主原則的勝利，是自決原則的勝利，是企圖稱霸的法西斯主義的失敗，最主要的，是同心協力的廣大民衆鬪爭的勝利。“巴爾幹爲巴爾幹人民”的口號，過去不知有多少次被人鄭重宣布，不知有多少次被人背棄，終於實現了。現在只有希臘依然站在巴爾幹民主復興的圈子外面——不是出於英勇的、高尚的、高度文

明的希臘人民願望，而是由於一連串悲慘的事實，也由於十九世紀在巴爾幹所採取，目前仍爲若干列強所繼續直接公開推行的政策。

希臘人民的民主多數曾經與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英勇作戰，並曾奮力抵抗希特勒；照理應該讓他們去決定本身的命運，但英國軍隊在希特勒潰敗之際進入該國，他們武力支持與納粹同謀自毀信譽的份子。那些份子，希臘人民在未受外力干涉時曾與之作戰，但在英國軍隊的保護之下重握政權，對希臘人民施行壓迫，這真是民主勝利的一個諷刺。

英國首相邱吉爾氏毫不猶豫地公開宣布此種事實。我只引證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生活(Life)雜誌上他的文章中的一短節：

“在這個深夜裏，我草擬了一個電報給帶領三千英國軍隊前往雅典幫助希臘趕走德國人的 General Scobie，告訴他不再在希臘政黨間採取中立地位，而應該支持 Papan-dreou 首相，而毫不猶豫地向出擊的共產黨人開火。這項命令是在十二月六日（一九四四年）清晨二時發出的。正好趕上時間。英國軍隊分成數小組前進，向出擊的共產黨開火……在雅典展開砲火時，英軍三師逐漸開進城內。我們爲了雅典的生命和靈魂浴血巷戰四十天之久”。

這是邱吉爾先生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加在希臘人民身上的解決辦法，這種辦法是希臘人民從來沒有期望過的。正當希臘人民爲軸心國家的崩潰歡欣鼓舞之際，他運用不列顛帝國的權威，以英國軍隊積極參加的方式採取這種行動。希臘人民過去曾數度廢除君主政體，因爲他們認爲它有礙進展，但是君主政體竟被恢復。英國軍隊以武力干涉一個同盟國家的國內事件，那種干涉是違背一切鄭重諾言的，是違反大西洋約章中“尊重所有人民選擇生存所寄政府體制的權利”一項諾言的；即使君主政體確係符合希臘人民的意願，那末，在希特勒崩潰之後，也不應該在希臘和全世界產生一種印象，使人認爲那種干涉是必要的，要不是那樣的話，那無論對於民主進展或希臘及巴爾幹情況的正常化，情形都要良好得多。

我記起在倫敦的一件小事，這事在你們看來也許並不重要，但是我們認爲具有象徵意味。這事發生在邱吉爾先生匆忙地自倫敦飛往雅典的那個晚上，即一九四四年聖誕節

前夕。雅典的街上發生槍聲。倫敦的報紙上刊載了一張陸軍元帥 Alexander 在雅典的一張照片，他從一輛坦克車上下來。從倫敦報紙上那張照片看來，恰巧坦克車上漆有“彼得王二世”的字樣。喬治王是行將在希臘復位的國王，而彼得王二世是南斯拉夫被放逐的國王。

我推測邱吉爾先生，正像他在希臘所作獲得成功的舉動一樣，同樣企圖在南斯拉夫恢復君主制度，用以替代人民民主共和制度，我這種推測是不是錯誤的呢？要是當時他在這方面獲得成功的話，巴爾幹和中歐便會有更多地方成爲流血鬪爭的戰場，而曾經經過重大犧牲，以本身力量使祖國掙脫法西斯主義桎梏的人民便得爲自由，爲爭取按本身意願組織國家生命的權利，重新作戰。倘若他那種企圖獲得成功，我們便會真正遭遇巴爾幹問題。在那種情形之下，法西斯主義崩潰之後，歐洲的中心便可能醞釀成新戰爭，並以此爲理由出面干涉，給予通敵國賊以支助，到那時也許會有人企圖對中歐使用Habsburg解決辦法，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引起多腦河盆地人民反抗的解決辦法。

Mr. Reuben Markham 在一本對新南斯拉夫充滿着敵意的書中提到邱吉爾先生在一九四四年 Scobie 尚未到達希臘以前給予南斯拉夫國家解放運動的援助，其中說：

“事實很明顯，英國政府希望制勝狄托和他所領導的共產黨……他們希望同樣地良好馴和的塞爾維亞國民和安順的哥羅亞西農民結合起來，把他們好好的組合起來使狄托派成爲少數派。邱吉爾運用“倘若你們不能打敗他們，便與他們結合”的原則。他希望狄托黨人受制於一大羣親英的支持者。

“邱吉爾和他的忠實小門徒展開了這項工作……他們期望狄托親彼得王的手，或至少和彼得王握手。爲了那項典禮，英國人把彼得送到馬爾他，並計劃着急忙把他送到同盟國陸軍總部”。

這就是戰事行將結束時西方同盟國所犯極爲悲慘的錯誤——它們企圖使中歐人民相信，要是喬治王回希臘，彼得王二世回巴爾格來得，愛麥虞限王三世留在義大利，那是對他們的前途最爲有利的；要是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特恢復 Habsburg 王朝，那更是十全十美了。

邱吉爾先生的政策不幸在希臘獲得成功，那項政策製造出一種情況，使希臘人民

遭受痛苦兩年之久，不但在歐洲的那一個重要部分，而且在此地聯合國，都造成一種緊張局面。我可以自全世界報界著名代表最近兩年來所寫文章中引證許多話來證明這一點。我現在只是引證 *New York Post* 著名駐外國記者 Leland Stowe 幾篇文章中所說的話，藉以說明一九四五年報導希臘情況是如何困難的事。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話：

“一月間，Lieutenant General Scobie 禁止報界的通訊員與敵人（指民族解放陣線和人民解放軍的代表）接觸，即使是在英國官員監督下的會談，亦在禁止之列。美國通訊員十二人中有十一人籲請美國政府出面干涉以便美國大眾……“間或可聽取一點民族解放陣線關於目前衝突的意見”。……我不可能與受傷的人民解放軍人會談。倘若那樣做，便會被驅逐出希臘戰場，或受嚴厲的懲罰。

“關於 General Zervas 及其希臘民主同盟遊擊隊與納粹溝通，而有文件佐證的證據，在受英國檢查的情形下是不能送出來的……在邱吉爾宣布他對於有關希臘的報導表示不滿的幾天以前，英國廣播公司的雅典通訊員接獲其倫敦辦事處的電報。那項電文實際上說“上級堅持必須把他撤換”。”

但是世界輿論知道希臘政權是不好的，它對於那些正確地認爲已在戰爭中獲得勝利的人們施以恐嚇手段。像刊載於紐約雜誌 *The Nation*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版中 Constantine Poulos 所著，題爲“一九四五年希臘的悲劇”的一類文章中便明白地表示出這種意見，現在摘錄其中一段如下：

“希臘今日正經歷其歷史上罪惡最爲高漲的一個時期。在德據時代獲得鉅利的同一金融家與工業家小集團目前獲取更多的利潤……蓄意使工作效率低劣的、腐敗希臘當局——也就是爲獨裁者、德國人、通敵政府效勞的同一當局——通同一氣，不但剝削希臘人民，使他們犯罪，陷於絕境；而且維持一個破壞性的預算，完全不顧到那些貧弱的、飢餓的、無家可歸的人民的需要。希臘預算的三分之一是爲了償還向英國銀行界所舉借的新舊國債，其中另一三分之一是軍費，包括向英國購買設備的費用在內。剩下的款項使用以維持腐朽的官僚。所以在德國人撤退希臘的一年以後，希臘人民仍然挨餓，仍然沒有衣着；成千成萬的人仍然沒有棲身之所。這一切都應該歸英國負責的。”

這種受附敵國賊支持、迫害一切進步分子的政權必然會激起反抗。我們可能會記得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宣言，其中說人民“爲了同一目標，繼續不斷發生虐待與奪取情事，從而證明了企圖把他們壓制在極端專制制度之下的時候，他們便有權利，他們便有責任，推翻這種政府，建立維持未來安全的新保證”。何以我們在像希臘人民那樣英勇的人民同樣不再馴良地忍受“繼續不斷的虐待和奪取情事”時表示詫異呢？

那個政權增加恐怖措施，企圖掩飾事實真相。成千成萬的希臘居民不得不在一九四五年間逃避那種恐怖，逃亡到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當時希臘政府正式否認在它的鄰國中發現希臘難民的報導，斥爲毀謗謠言。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我以南斯拉夫新聞部長的資格發布一項官方公報，駁斥希臘政府那種否認，並證明在南斯拉夫境有希臘難民兩萬人。同時，我們請許多英美通訊員到希臘難民營去觀察。南斯拉夫政府在其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的節略中就希臘境內事態演變的危險性向各大國提出警告。

希臘的內部情勢愈來愈惡劣——這是全世界著名通訊員一致的看法，英國議會的許多議員、美國和聯合國的正式機關和半官方機關也都作這種看法。世界輿論的意見和希臘民主領袖所公開明確表示的意見是完全符合的。

前任首相 Tsouderos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給國王的公開信中說，“Tsaldaris 政府並沒有迫害右翼黨人，却首先攻擊那些贊成建立共和國的人，因此人口逃散。農民在政府軍隊將到時便放棄他們的村莊，因爲他們充分了解，他們一定會受虐待，他們一定會被搶劫。房屋被焚燒，公民遭暗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前任外交部長 Sophianopolos 向報界說，“倘若 Tsaldaris 和他的民粹黨繼續當政，希臘人民逃亡到森林中的數目必定會繼續增加。希臘內戰，在北部、中部、南部愈來愈劇烈。爲替本身辯護起見，Tsaldaris 便責怪希臘的鄰國”。

現任首相 Mr. Sophoulos 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接見法國通訊員的場合中宣布：“我認爲這種運動在我們希臘是有根源的。Tsaldaris 政府給予右翼黨人和恐怖黨人以犯罪的充分自由。政府和那裏的武裝右翼黨人竭力在國境之內製造恐怖現象……希臘整個情勢是應該由 Tsaldaris 負責的。在

馬其頓邊境活動的武裝部隊與邊境對方的恐怖黨人可能是有連絡的。希臘戲劇不但在馬其頓邊界演出，而且在帖撒利、伯羅奔尼撒和其他各處演出”。

過去希臘戰時內閣的新聞部長 Mr. Michalopoulos 曾經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說過：“全國到處發生劇烈的爭鬪，作殊死戰的男女，他們反抗的對象是在 Mr. Tsaldaris 有意或無意地領導之下的右派暴虐政權”。

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出何以美國輿論不輕易接受邱吉爾那種政見，他在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刊載於生活雜誌的那篇文章中有以下的話：

“我很詫異，我在美國得到那樣壞的報界反應。此外，國務部抱着極其尖刻的批評態度。新國務部長發表了一項關於聯合王國對義政策的陳述，其苛刻程度遠超過美國政府對蘇聯所作任何批評……在許多報紙上我被形容爲可鄙的主戰論者、保守黨員、帝國主義反動派，竭力要壓制希臘人民的自發的、慷慨的、民主的反抗力量。

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全世界對於有關希臘情勢及罪惡根源的意見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有控訴提出。在我設法描述的那種空氣之下 Mr. Tsaldaris 的政權向安全理事會指控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挑撥內戰、威脅希臘的領土完整。

目的是很顯明的。必須分散注意力，使人忽略真正原因和實際行兇者，必須使大眾忽視所犯錯誤；必須培養盲目的愛國主義，製造全國的憎恨和不安的空氣，以便那個政權易於保持權力、執行預定的那種黑暗目的。我請求各位今天閱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 Tsaldaris 政權對希臘北部鄰國所提主要控訴¹，和安全理事會自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九日關於這項控訴所舉行的辯論²。你們可以看出——你們一定可以看出——那項控訴完全是根據捏造的證據、偽證、未經證實的文件和毫無價值的證件。提出所有這些笨拙的假證據是因爲推定安全理事會不會審查這些文件。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五號，補編第十號，附件十六；補編第十號甲，附件十六甲。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五號，第二十六號，第二十七號，第二十八號。

用馬其頓文的若干文件影印照片是在極端慎重的態度下提出的。那些照片，在未譯出時看起來好像是文件；翻譯出來原來是馬其頓流行歌曲。據說距離阿爾巴尼亞邊境五百公里的波斯尼亞的短距離青年鐵道是與阿爾巴尼亞有軍略上的聯繫的，一個南斯拉夫空香煙盒、一枚假造得極不相像的蘇聯徽章、一張當作南斯拉夫護照提出的，南斯拉夫王國技工聯合會舊會員證，這些都是極端嚴重的控訴所根據的證據。所提文件中沒有一件——我敢說沒有一件——文件中有任何可視為真實重要、或可靠之處。

Mr. Tsaldaris 指控南斯拉夫威脅希臘的領土完整。雖然南斯拉夫權威方面的許多明確宣言向每一個希臘真正愛國人士證明那些並非事實，他還是提出了那種控訴。

Mr. Tsaldaris 曲解狄托元帥的會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安全理事會中企圖用來證明他那種說法。Mr. Tsaldaris 兩次刪去狄托元帥對美國記者所說以下的話，即對於希臘目前情勢所引起的問題，南斯拉夫將設法經由聯合國加以解決。我重複一遍：經由聯合國。Mr. Tsaldaris 這樣曲解事實，其用意顯然在使安全理事會中消息不靈通的理事們認為狄托元帥和南斯拉夫以片面行動威脅希臘。紐約時報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版中便指出了 Mr. Tsaldaris 所作所為。

安全理事會爲了聯合國的威脅和希臘人民的尊嚴，應該拒絕接受 Tsaldaris 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的控訴，但是它反而設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接着發生的事實便成爲近代史上的事實。不醫治疾病，不根治病源；反而着手撲滅不重要的象徵。這種處理的方法便造成了疾病蔓延全身的危險。

綜上所說：英國用武力直接干涉，使希臘的民主進展停頓下來。英國支持了君主專制所依賴的通敵國賊。它強迫成立的那個政權的罪惡是希臘人民、希臘民主領袖和世界輿論所充分承認的。希臘政府各部內都安置了英籍顧問。希臘的憲兵隊、警察隊和陸軍都是受英國軍官指揮，由英國軍官組織的。根據有關政治特派團決議的第二段：“[英國]特派團須就警察隊及憲兵隊之訓練提供意見，並須在一般方面就有關警察隊及憲兵隊一切問題之解決提供意見”。

因此，中央機關報 *Vima* 上說：“在目前大不列顛完全支配希臘的情況下，照希臘

政府所享那種有限制的獨立看來，我們可以說，大不列顛對於誰是希臘政府的首腦是毫不關心的”，難道這種說法會使我們感到驚奇嗎？

這就是舉行選舉和全民表決時的情況，而有些人要我們相信這樣便可確切建立希臘的秩序。同時，在希臘却有通貨膨脹、黑市、飢餓等現象。事實上安全理事會的調查委員會也曾注意到這種惡劣的現象。

這一切都是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今年接收過來的遺產。正像邱吉爾所說：“美國今日所採的立場，完全是以這種工作爲基礎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有人用一種驚人的口氣警告全世界說，因爲聯合王國不能應付繼續干涉希臘所引起的財政負擔，倘若美國不於四月一日立刻接替聯合王國，那末，希臘和歐洲便將遭遇重大的災禍。扶助希臘人民自立的最簡單有效辦法是撤退外國軍隊，但是不獨外國軍隊並沒有撤退，美國更在財政、政治、軍事方面施行干涉。這種干涉比較聯合王國的干涉更有深遠而嚴重的影響，因爲這種行動與全世界期望於羅斯福領導下國家的措施完全相反。雖然美國沒有在四月一日應那項請求採取行動，但是情勢並未改變。聯合王國仍然沒有撤出希臘。

在美國行將對干涉希臘事作成決定時，美國各地都有人表示憂慮。許多人問接收了聯合王國在希臘的遺產後會發生什麼情形呢？已故 Fiorello La Guardia 說：“我們進入希臘之日，便會遭遇災禍”。前任州長 Stassen 說：“武裝希臘政權將是一個悲慘的錯誤”。此外，美國給予希臘政權經費援助時，同時給予沒有內戰的土耳其以同樣的援助，幫助它武裝起來，採取這種舉動好像是企圖使聯合國更增關切、強調援助希臘的重要性、使情勢更爲緊張似的。

輿論繼續爲不正確的消息所激動。用人爲的方法造成了一種緊張情勢。正當七月間安全理事會辯論此項問題進入決定階段時，輿論方面不斷獲得將有一個國際部隊自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侵略希臘的消息。美國衆議院外交問題委員會主席，衆議員 Eaton 認爲這項消息是正確的，他宣布說：“此刻希臘即將發生戰事”。有人主張美國輿論應該更爲堅決，應該更具有勇氣。報紙上的社論和標題給人極爲緊張的印象，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似的。但是幾天以後，各方面，包括希臘政府在內，都承認那項爲便利當時任

公共安全部長的 General Zervas 而發散的國際部隊侵略消息是絕對不正確的。

有人根據捏造的證據和暗示，指控我們干涉希臘內政。在另一方面則有若干大國直接干涉聯合國一個會員國的內政，雖然根據憲章，即使聯合國本身亦不得作這種干涉。希臘報紙和全世界報紙在最近的緊急情勢中曾描述這種干涉。Mr. Griswold, Ambassador McVeagh 和 Mr. Loy Henderson 的時間，差不多每一分鐘都經報導。Dana Adams Schmidt 有一篇文章刊載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紐約時報，標題為“希臘最有權力的人 Griswold”，便說明了今日希臘主權、希臘人民和聯合國怎樣受到注意：

“他[Griswold]的工作有點像上一世紀美國鐵道總理的工作，向西擴充鐵路，與印第安人作戰，同時還得在華盛頓玩弄政治……他在古老的雅典城玩弄政治，以便阻止希臘政客妨害該國的利益，以免他們把三萬萬美援當作巴爾幹半島上有史以來最大一筆橫財……Mr. Griswold 的工作是艱鉅的；希臘政府的人員效率低劣、員額過多、待遇太差，有些人員很腐敗，但是 Mr. Griswold 不得利用他們推行工作。希臘方面加在他身上的許多政治壓力，一方面是一種困難，一方面是一種機會。在政治、商業和軍隊的三個部門方面都有特殊利害關係要求顧全……到現在為止，他爲了達成他在希臘的目的還能運用手腕，平衡敵對的勢力……議會中最佔優勢的政黨民粹黨的首領 Constantine Tsaldaris 便曾宣布過願意順從 Mr. Griswold 的意願做任何事情。但是 Mr. Griswold 並不相信這樣可以達到目的…… Dana Adams Schmidt 說，Mr. Griswold 在解決了最近的那次緊急情勢後說：‘我想我多多少少挽救了情勢。所有的牌究竟都在我手中。要是你有許多錢花費，你便處於優越地位。有人希望把錢花在軍隊上面，有人希望把錢花在房屋上面。倘若由你決定如何花錢，他們便有點怕你’。”

看了上面這一段，還需要加添什麼嗎？

我可以自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的紐約時報上再引證一段，這一篇文章見於第一版。我認爲這篇文章對聯合國會員國是極有益處的。它的作者是 Thomas J. Hamilton，其中說：

“美國方面迄今承認對於巴勒斯坦的前途主要讓個別國家去決定。美國曾經很明確

地表示過，它認爲接受它所提，設立“小大會”和巴爾幹邊界委員會的決議案文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據說它認爲關於巴勒斯坦前途的決定應該是一項聯合國的決定，而不是美國的決定。”

我重複說一遍，對南斯拉夫原先所作控訴是不能存在的。照道理說，那項控訴應該不再存在。但是，相反地，在證據更爲薄弱的時候，控訴反而加強起來了。南斯拉夫被控告，而且有人把在希臘所發生事件的主要責任推到南斯拉夫頭上，而讓有些國家恢復十九世紀的英帝國主義政策。他們那種指控的目的是阻礙巴爾幹情勢的正常化，並使在希臘境內的那些應該負責的份子逃脫責任，那些人違反希臘憲法，邀請外國干涉本國，其唯一目的在違反本國人民意願維持本身的權力。這就是那種基於捏造事實的指控的目的所在。

駐在希臘的調查委員會多數方面並不企圖證明真正的犯罪者是希臘政權，也不企圖確立外國干涉的後果和外國軍隊存在的事實。他們忘記了一向與南斯拉夫和睦相處，同時與南斯拉夫享有同樣命運的希臘人民應該繼續與其鄰國維持友好關係，而不應該爲了並非希臘和巴爾幹本身所尋求的目的充滿着憎恨的感情。

調查委員會許多委員解釋安全理事會授與他們的任務的態度，最好以該委員會主要人物美國代表 Mr. Mark Ethridge 的態度來說明。Mr. Ethridge 於結束了他在巴爾幹委員會的工作自日內瓦返回時，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告紐約新聞記者：“不用說，要不是聯合國出來干預，希臘便已在少數份子共產黨掌握之中了。”

我閱讀了這項陳述後，立刻寫信給祕書長 Mr. Trygve Lie 其中說：

“我認爲 Mr. Ethridge 雖然是調查委員會最有影響的主要委員之一，但他的此種舉動忽略了或放棄了他身爲聯合國代理人，應受憲章及聯合國會員國所應負其他一切義務之拘束的那種地位。他向報界發表的此種意見對於調查委員會由於 Mr. Ethridge 的主動而作成的任何提案、舉動、決議案或報告書必然會有特別的影響。

“一個調查人員應該查明事實，作成客觀的結論，以便安全理事會對一項最重要的問題採取正確的解決辦法，但是他對這事所採行動使人認爲他不會提出那種客觀結論，

而會提出一項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偏袒一方的報告書。

“安全理事會派遣調查委員會前往希臘的目的是不是在運用聯合國的權威阻止希臘內部的一種發展呢？”

以上摘自六月十日日本人致 Mr. Trygve Lie 的函件。

我想這足可說明何以南斯拉夫代表團反對設立輔助小組，何以今日它反對政治委員會多數方面所提決議案中擬設的常設委員會。我們之所以表示反對，是因為這種委員會在政治方面別有用意。我們之所以表示反對，是因為這種委員會很可能引起不安和猜疑，是因為其用意在證明外國軍隊、外國顧問和高級長官之存在於希臘為合理，是因為它企圖為在希臘人民和世界輿論看來真正應該負責者洗刷。這是把責任推到旁人身上的一種企圖，從而妨礙了所有巴爾幹人民加強和平合作的機會。

南斯拉夫邀請六位美國名人，其中包括 Mr. Harold Stassen，甚至於過去對南斯拉夫並無偏好的 Mr. James Byrnes，親自到南斯拉夫查明真象，證明了它無所掩飾。那些人士，不管為了什麼理由，或可能由於國務部的忠告，拒絕接受那項邀請，這並不是南斯拉夫政府的過錯。我國政府對於他們不利用這個機會幫助美國輿論了解真象認為遺憾。

若干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不但用鉅額金錢從事這種活動——這是並不太重要的——而且聽任那些並不值得信任的份子利用他們的權威和道義上的威望，這對於他們的名譽是有損害的。

倘若我們讓聯合國的權威和大會的權威受這種悲慘事件的損害，那將成為更加可悲的事。主權國家的代表們，你們關切本國和聯合國的威望，應該糾正迄今所犯的錯誤。

有人不斷告訴我們，外國軍隊是應合法的希臘政府邀請才到希臘去的。但是作這種說法的人却忘記了這是違反希臘憲法的。但是，即使這是完全合乎憲法的話，讓我們想一想此事所牽涉的基本原則。一個沒有外國軍隊支持便不能維持權力的政府請求外國軍隊開進去。外國軍隊開進去，由於他們的存在，現有政府便繼續維持下去。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政府邀請這些軍隊，這些軍隊維持政府的政權，於是政府便邀請這些軍隊留駐。倘若對於這些軍隊駐紮的時間不加以限制，便會造成這種結果。事實很明顯，在政府繼

續需要他們的時候，在他們需要政府繼續存在的時候，他們便繼續留在希臘。人民在這種不可忍耐的情勢之下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要突破這種惡性循環，除了叛亂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當然，我們可能有和平解決的辦法。那便是由聯合國明確決定，所有外國軍隊須於確切的時間限制內撤出希臘。這裏牽涉到一項不但在希臘，而且在任何地點都極其重要的基本原則。這是一項我請求各位不要輕易看待的原則，因為歷史可以對各位下判斷。

各位，憑良心說，確實相信可以用若干大國在目前的討論中所用這種詞句和語調指控希臘北部鄰國嗎？經政治委員會多數通過的決議案的標題是：“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威脅”，這聽起來好像是一種譴責。

至就舉行討論的態度和可能召開大會特別屆會的那種結論而言，各位是不是認為這和大成問題的控訴完全不成比例嗎？

為什麼要這樣？這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的；我們都了解這不再是偶然的事。某大國——就此事而言，美利堅合眾國——擁有其雄厚的軍力和財力，現正在地中海上佔據地位，現正進入巴爾幹，其目的在獲得海、陸、空軍基地。這個剛從聯合王國接收過來的地位，並不是對南斯拉夫或阿爾巴尼亞的威脅，而是對蘇聯的威脅。這便是問題癥結所在。

聯合王國和美國以前的一切行動都未通過聯合國。現在把問題提到各位面前，以便各位決定由聯合國授權採取此項軍事行動。這正是對聯合國生存的威脅，因為倘若這是這樣的話，聯合國便不再成為我們並肩作戰時所希望的聯合國；它將成為某大國為達成目的的一個工具。這便是問題的癥結，這便是和平受到威脅的地方。

主席：我請哥倫比亞代表發言。

Mr. GONZÁLEZ FERNÁNDEZ (哥倫比亞)：今日下午第一委員會副主席在提出第一委員會關於希臘問題的報告書時曾提及蘇聯代表團涉及報告書第七段的函件。我們並不知道 Mr. Costa du Rels 所提及文件的內容，倘若主席能宣讀那封信，並把它載入紀錄，我一定是很感激的。

無論如何，哥倫比亞代表團相信，它在所作陳述中已經把它對希臘問題所採立場說得清楚，同時相信對於那種立場是不用再加以解釋的。我們反對表決美國提案所採程序，

因為我們認為那是違反我們的議事規則的。哥倫比亞代表團首先在安全理事會，嗣後在第一委員會，所作不斷努力，其目的不過是在調和相反的意見，以便對於希臘問題獲致一項可為爭端雙方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對於那種努力未獲效果是深為遺憾的。

主席：我現在請秘書長政務助理宣讀曾就此問題請求發言的代表團名單。

Mr. CORDIER (秘書長政務助理)：計有下開各代表團：澳大利亞、古巴、希臘、白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王國。

主席：因無其他代表團請求發言，此項名單現告截止。

大會下次全體會議於明日午前十一時舉行。

(午後十時零五分散會)

第九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四二. 繼續關於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之一般討論

主席：請澳大利亞代表發言。

Mr. EVATT(澳大利亞)：這個問題業經在第一委員會裏充份辯論，本人十分體會到全體會議說話的責任。第一委員會與大會都是同樣的代表團組成的，而且我猜想入選也相同的，我指望，除非有什麼極重大的新問題發生，第一委員會的決議定能蒙大會批准。我們在第一委員會裏已辯論了很長久，而且很激烈。各代表的意見都已經表示而且有些意見還曾迭次表示。我們也已經聆悉兩個非聯合國會員國代表的意見，按即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兩國。不過會議的過程忽然轉變，昨天蘇聯代表舊事重提，一談差不多又是兩小時。接踵而起的還有波蘭代表。

我想爲了我們的大會和會務以及將來遇到這種案件而採取的行動途徑着想，把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景總結一番是很重要的。就是到了表決的時候要讓大家充份明白此中意思及其含義。我認爲這裏涉及一個極重大的原則問題，我並非專爲希臘與其北鄰三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着想，而且想到大會或聯合國對於事實有爭辯的時候所應採取的行動途徑。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歷史要追溯到安全理事會之任命調查委員會，的確就是爲了事實有所爭辯。那個十一人委員會代表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任命時，安全理事會裏無人反對，而且波蘭代表昨天說過，他十分贊成旨在查明事實的調查委員會。可是事實

依然是老調，就是你任命什麼人去查明事實，如果裁決於你不利，你就像失望的訴訟當事人一樣，不喜歡這種調查。

我向大會建議——而且這是唯一穩妥的辦法——如果我們任命公正人士去查明安全理事會或大會要行使管轄權的若干地方究竟發生一些什麼事情然後具報的話，我們照理應該尊重他們的調查報告——我不能想像有很多例外情形可以置之不理。

我能夠明白，如果涉及政見，意見就有分歧。所以涉及政治意見或者政治意見有爭執的委員會，我們就不能同樣的借重委員會。但是查明已發生的事實，傳訊證人、對質、藉證據查明事實真相乃簡單問題，所以我說，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如果自己取而代之，而且發現與調查委員會查明的事實有所不符的話，那就等於採取一種極爲危險的程序。

這不僅是涉及希臘的一件事情，自從它努力從事反抗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戰爭以來，經過多少苦難的年頭這個問題已夠重要，這是希臘與巴爾幹各國禍福所繫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還涉及聯合國依法成立的機關所作正式決定，聯合國究竟應如何執行其職責，有爭執的事實或情勢究應如何加以確定調查。

調查委員會究竟查出了什麼事實呢？我不想說要來宣讀這份報告書¹和因爲此次調查而產生的許多文件，來驚駭各位代表。這

¹ 參閱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S/360，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